

選精說小篇短代現西歐

譯編瑜文崔

64苑書生學

行印局書學灣台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學生書苑 64

崔文瑜 編譯

歐西現代短篇小說精選

64 苑 書 生 學

歐西現代短篇小說精選

歐西現代短篇小說精選（全一冊）

編譯者：崔文瑜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登業字第一二〇〇號

發行人：馮愛羣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戶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三〇六七、三三二四五、三三二四三

定價精裝新臺幣七〇元
平裝新臺幣四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初版

0064

充必印翻·有所權版

歐西現代短篇小說精選 目錄

沙漏 (英 Suzanne Ebel 作)	一
充實的日子 (英 Vivienne Couldrey 作)	一九
錯愛 (美 Joyce Warren 作)	三二
蜜月行 (意 Arturo Vivante 作)	四一
十八十九少年郎 (美 John Updike 作)	五一
派克先生 (美 Laurie Colwin 作)	六五
無知 (美 Ben Hecht 作)	七七
夫與妻 (瑞典 August Strindberg 作)	八五
情動 (英 Barbara Oustedal 作)	九一
女孩子穿夏裝 (美 Irwin Shaw 作)	一〇六

改 變.....	一一七
見樹不見林 (美 Shirley Jackson 作)	一二六
大收音機 (美 John Cheever 作)	一三六
伴從那裏來 (美 Nonna Chead 作)	一五六
另外一個太太 (法 Colette 作)	一七一
再多一點點 (英 V. S. Pritchett 作)	一七七
魏先生的假髮 (英 Daniel Pettward 作)	一八九
山巒之歌.....	一九六
童言 (美 William Saroyan 作)	二〇九
手 槍 (美 Don Carpenter 作)	二一八
譯者附記.....	二二七

沙 漏

有了個瀾親戚，我的意思是說，一個真正的埋在金子堆的親戚，也煩人。我的表妹安娜貝兒，是我們這方圓好幾里內，最有錢的女孩子。有一天，我正在跟她吃中飯，她剛巧提到她二十一歲的生日，馬上就要到了。我一聽，從心底裏感到驚慌。

「你會喜歡我的生日聚會的，戴。我父母正在計劃來個比較新鮮奇異的玩意兒，」安娜貝兒說，高興地把眼睛閉上了一下。安娜貝兒瘦瘦的，皮膚白白的，黑黑的頭髮剪得短短的，像是凱撒時代的一個羅馬青年。她穿着一件白皮子的長到膝蓋的短外衣，和一雙有帶子的鞋子。

「我一定要想一件特別的禮物。」我說，比我自己感覺的，還要開朗地說。一個人又可能給有錢的人什麼東西？

在桌子對面，在這個小小的咖啡座上，每次我們來到這兒，我就覺得她跟這環境很

不相稱。這時，安娜貝兒以朋友般的、像做夢似的，又不實際的目光盯着我。

「想禮物是困難的，是不是？我最不行了。」她喃喃地說，說着拿起她的咖啡杯，然後又放下。「我跟你說，有一個東西我真的想要……那就是一個沙漏。」

我的表情一定很蠢，因為她大笑起來。

「我不是指他們在時裝店賣的那種，紫檀木頭上有着『好時光』字樣的東西，」她說：「我是說一個真正的沙漏。好多年好多年以前的。想想看，人真的用那個東西來算時間，戴！」

她入夢般地又想了一會兒，然後身子向前傾，神秘地又加上一句：「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可能要結婚了。這個，當然，還都沒說定，還很渺茫。別說出去。」

「當然我不會說出去。我認識他嗎？」我問，有點嫉妬羨慕，也觸動了我的心事。

「是謝口，」她說，有些像是耳語：「你還記得上次我開舞會遇見的那個叫謝口的男孩吧？」

安娜貝兒已經忘了，在她上次開舞會那天，我正因為流行性感冒，躺在床上受罪呢。

「要是我結婚，我該開始添置家用的東西，而不只是給我自己的，對不對？一個沙

漏會最合適了。」她說，好像她向我要的是個炒菜鍋似的。

X

X

X

我非常喜歡我表妹安娜貝兒，她甜蜜動人又惱人，這種人你不會覺得厭煩的。每次她走出一個房間，或是離開一個宴會，我總是覺得難受。她又有錢，有那些你都想像不到的東西。

以後的幾天，中午休息時，我看了好幾家古玩舖和舊貨店，想找到沙漏。影子也沒有。有一回，我向一家店打聽這種東西，店裏的人十分不開心。「沙漏？」他們不耐煩地重複我的話。「那種東西我們進貨不多！」

一天黃昏，下班我走回家時，抄了條近路，走教堂後面的一條窄街。走在這條街上，滿不錯的，街邊都是一家家的小店舖。有家咖啡店，我走過去時，聞起來好香；另外是家有着霉濕氣味的書店；再過去就是一家賣長尾鸚鵡的，這些鳥，這會兒正自以為是的啾啾着；還有一家花店，窗口有一排小常見的花。在街的盡頭，有一家非常小的古玩舖，我都忘記有這麼一家了，看到它，我就差不多機械似的停住了脚步，向櫥窗內望去。只見雜七雜八的東西一大堆：有一條柳樹樣子的母牛；一套維多利亞時代的大理石雕刻物，

上面有像橙柑般的渦卷；一個刻着隻獨角獸的墨水瓶架；一隻藍琉璃製的錶，這些東西都太古老了，也太漂亮了，簡直支使不動我的兩隻腳離開了。

我站在那兒，覺得很好玩，也不存希望，向那大堆寶藏裏，繼續盯着——突然，我看到了！在一個鏡子旁，鏡子裏反射出它那腰間的曲線，和深色的沙子，真是一個沙漏。我不記得以前我是不是真的看到過沙漏，這個又大又舊，舊得典雅。而且看那個樣子，價錢也便宜不了。

店裏一個男孩正坐在一張桌子旁，我走進去時，他站了起來。他個子高高的，皮膚晒得黑黑的，略圓的臉上，有對灰色的眼睛。他穿着一件馬球領的藍色襯衣，樣子隨和自在，更有幾分聰明。或許是一個人可能對他說出自己現金不夠的那種人？

「要點什麼？」他問。

我說我想看看那個沙漏。

他伸出一隻胳膊，長長的，在櫥窗裏尋了一陣，就像是什麼人在一個義賣會上的一個穀殼桶裏，找什麼東西似的。他找到了沙漏，拿出來，遞給我看。他站在那兒，帶着些許讚賞的眼光瞧着它。

「有沒有注意到，以前的玻璃有時會是多麼的不光滑和不均勻？」他說：「手工做的，做的也不能算是細活兒。嘿，上頭還有用銅做的，由一個名字的起首字母所組成的個花字呢。棒，呃？」

猶疑不決地，我問了問價錢。他看了看標籤，然後告訴我。比我擔心的，更糟。

「不要馬上決定，」他說，把沙漏放在我手上，回到桌子邊，又加上一句：「花時間考慮好了，沒關係。」

對這個小小的玩笑，我和他都會意地微笑起來；而我想回答，我手上就有時間。但是後來還是沒說出口。

我把這個美麗的古董倒轉過來，望着那絲線般的纖細沙子，輕輕地流入底層，漸漸堆成一個小山丘……流得很快，那些沙子。望着望着，我瞭解了爲什麼安娜貝兒要這個東西了。自從我和她相處了這兩年多以來，我能夠得到，真正給了她了什麼是她沒有，又不曾找到的東西的樂趣，這不還是第一次嗎？

「我買這個，」我突然說。「不過我想分期付款。可以嗎？」

「當然。沒問題。我把它裝到一個盒子裏去吧？」

我大吃一驚。「我只能付得出第一期的價款，」我說，一邊翻看着自己的錢包。「那我就不能拿走它了，是不是？」

「我看不出爲什麼你不能。」他說，淡淡一笑。

他對我的信任，反倒叫人失去勇氣。「噢，不，」我說：「我不能夠錢還沒付完，就先拿走東西。不過，我想請你給我一張收據，我給你第一期價款。同時，可不可以放一個「已賣出」的字樣在這個沙漏上？」

他說當然他會的，然後四下看看，想找一個籤條，一邊還說着，這些籤條一定就在這一帶。

他個子非常高，還滿吸引人的，可是我不知怎的，總覺得他不怎麼在行。先是錢還沒付完，就讓我先把個貴重物品拿走，現在又找不到像印有「已賣出」的籤條這麼重要的東西，我不禁在想，古董這一行是不是一項有利可圖的事業？

道過再見，又說我會很快回來後，我走出那家店舖，找到了想找的東西，心中大感輕鬆得意。

×

×

×

送給安娜貝兒的禮物既然解決，我就能期待着那個生日會的到來了。可以說有點被虐待狂的心理，爲了支付沙漏的價款我必須節省，非但不以爲苦，反而還試着要享受這種經驗。我減少食物的預算，午飯少吃，不再買花，內衣襯裙縫補將就穿而不買新的。訂下沙漏後的第一個星期五，晚上，我帶着下一期款項，又到了那家店舖。

「第二期價款。」我開心地說，把錢摺得小小地，交給我這位古玩舖朋友。

「這兒是收據，正等着你哪，」他說。「你會高興看到，你的沙漏現在已經弄上『已賣出』的字樣了。」

那個沙漏，繞着一條紅色的鑲條，被他從櫥窗裏拿出來，放在桌子上。

「它很受歡迎，這個星期就曾有三個客人想來買去。」

我謝謝他，收起收據，然後回到窄街，才走沒幾步，後面就響起了急促的腳步聲。

「你忘記這個了。」跑來的是那個古玩店的人，提着我的提袋，袋子裏都是我今天週末出去才買的一大堆東西，塞得袋子鼓鼓地。

「多謝——」我正想從他手裏接過來，他却沒有表示，只是不以爲然地說，這個袋子太重了。

「也許我能開車送你回家？」他問。「我只要把店舖鎖好就成了。」

我發現自己正坐在一輛破爛的跑車裏，被他送回家。我住的公寓是在一條安靜的街上，四周滿都是菩提樹。等我們開到了我家，他並沒有馬上開車門。

「非常感謝你送我回來，省得我提著大袋子，真好。」我禮貌地說。

他斜過身子，從他的座位後，高舉出來我的提袋。「重得像似一噸石頭。」他說，仍舊不以爲然。

「都是些義大利細麵條罐頭，大部分，我是說。」

從他的眼眉底下，他很快望了我一眼，像是要看穿我似的。他有一對精明的灰色眼睛。「那是你主要的食物？」

「只有在我——我的意思是說，噯，對的，我愛吃。」

「只有在你爲這個沙漏省錢時，你剛才想說的是。」

「我是喜歡吃，」我辯白。「今天晚上我就要吃。」

「我也喜歡吃，但並不特別喜歡，」他說。「你何不同我一進去吃晚飯？對了，我叫湯姆·蘇尼克勞夫特。你叫戴安娜·布萊克。收據上就有你的名字。」

我們兩個都笑出聲來，握着手。

×

×

×

湯姆帶我出城，到了一個古舊宅邸改裝成的一家旅館。我們在一盞油燈的柔和光下，吃的晚飯，那盞被小心潔飾過的油燈，就放在我們的桌上。

湯姆點完了菜，我們坐定了，又聊起來。

「告訴我些古董的事。你這份工作一定挺有意思的。」

「僅僅有意思一段非常短的時間，」他答，微笑着。「店是我的一個朋友的，我現在正在放假，所以來替他看店，他到北部去買貨了。因此，你不會從我這兒得到有關你那個沙漏的詳細報告，我恐怕是。」

知道了他並不是經營古玩業後，偷偷地我倒覺得不錯。這也就解釋了，他在店裏那種不十分在行的表現。他告訴我，他是一個講師，在大學教書。他並不給我機會讓我繼續問下去，相反的，不知怎的，倒引得我談起我自己來。我聽到自己告訴湯姆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目前這份秘書工作，以及我與其他三個女孩子合住的那層公寓。他聽着，注意地望着我，他的頭微微地向前低。我們也談到我們相識的情形。

「我有個感覺，」他想了想說：「你不是爲你自己買那個沙漏。對不對？」

「我看起來，不像是那種也會欣賞這種東西的人嗎？」

「你看起來像是會欣賞每一種可愛的東西的人，」他說，覺得有點好玩：「但是上個星期我注意到你的態度，你鼓足勇氣買下沙漏時，你看起來，我想，有點狠了心的樣子。」

「我那時真差不多就有那種感覺，」我說：「是的，是件禮物，我買它來要送的女孩子，是……」我思索了一會兒，想找個更好的字眼，可是就是沒有。「有錢的人，」我說。嘆了口氣。

接着，兩個人都沉默了片刻。

「她是我的表妹，」我解釋道：「叫安娜貝兒，是亨利·艾爾萊特的女兒——只要在這兒待過的，你一定聽見過艾家吧——這半個郡都是他們的。」湯姆點點頭。「不論想給安娜貝兒什麼東西，好像都不對勁。」我繼續說。「她的東西多的是。所以，這個沙漏可能會證明，是我成功地給她的第一個禮物。」湯姆又點點頭。

我告訴了他，我所知道的安娜貝兒所有的事：她那縱容她的父母；帶湖的房子，房

子園子裏那羣長有鷄冠似的珍貴的鵝；安娜貝兒的黑貂皮大衣，她自己通常却丟在地板上；安娜貝兒可能跟謝口結合的婚姻，最後還提到她那荒唐的、有點觸動我心事的要我送她沙漏的請求。

「從我講的這些話中，有些地方可能會使你以為她是矯情的人，其實，她不是的。你瞭解了她，就會知道她人可愛，總是愛發呆、恍惚。不過，即使她是那樣，想接近她，仍非易事。像是……像是……」

我想打個比方，可是又說不上來。

「像是先得跳過一道二十英尺的牆？」湯姆接口道。

夜已經算遲了，他才開車穿過不見人影的街道，送我回來。他把車子在公寓門口停下來，我們互道再見時，他吻了我。他把他的兩手放在我的肩上，然後深深地低着頭，閉上眼睛，給我一個長長的、令人滿懷希望的吻。

他所說的只是：「戴安娜。」

以後的這一個星期，他打了兩次電話來。每次我們都出去，而每次都比上次玩得更
好。

我對易姆喜歡的不得了，他的樣子可以說是悠閒，可以說是安詳，而他的腦筋却快得像閃電。我有過許多男朋友，偶爾不時地還有一點在戀愛中，可是我却從來沒遇到過像易姆這樣的男孩。每次我都還沒說完，他就明白了我的心意。雖然他人這惹隨和文雅，他却也有威嚴。他告訴我他在大學的工作，這份工作所遭遇的問題，以及這份工作有時所帶給他的奇妙滿足，還有學校裏的學生，和學生們的希望，等等。我在想，會不會他教的某些女學生，會愛上他。一想到這兒，就叫我洩氣。

一天下午在辦公室，安娜貝兒打電話來，談談就要到的那個生日舞會。她問，那天我好不好穿一件白色衣裳？

我說好呀，當然，鬆了口氣地想到，一來，我剛巧有件挺不錯的，二來，我就是不能直接跟她說，爲了存錢給她買禮物，我若想再買新衣，也是免談了。

「所有的女孩子都愛穿白色的，這樣不是挺美的？」安娜貝兒以她那種心不在焉的纖細聲音說，這樣一來，她那熱情洋溢的形容詞，聽起來就總是輕如飛絮了。「爹爹出的主意好妙——他叫了一個戲院的舞台設計來，做一個奇妙的白色舞台裝置，來陪襯所有的女孩子。所以到時候，我們看起來都會——美得像仙女。爹爹說，他要給我一件驚